

高锟潇洒地走了。说他潇洒，是他在无知的状态下走的，一点也不牵挂，而且也许“在下一次导致肉身时重现”，我们还能相聚。

以下是高锟生前写的一段话：也许有一天地球会被一颗陨石撞毁，也许有一天太阳会冷却，变成一个黑洞，一切复归沉寂。有谁会知道人类曾经存在？但人类的精英会存在于宇宙间，在下一次导致肉身时重现，我想，到时我们也许会再次相聚，细诉离情呢。①

当人类刚迈入千禧年，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先生，发表了

美丽的坚持

中秋前不久那天，大家站在贾植芳雕像前三鞠躬。七十六岁的冯骥才先生一米九二，李辉站在他旁边，刚到他肩膀。冯先生说，是李辉叫我来的。

河西学院在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市，和复旦大学有对口支援关系。几年前，陈思和与河西学院商议，想在河西学院图书馆安置贾先生捐赠的藏书，双方心灵相契。2016年秋天，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讲堂和贾植芳藏书陈列馆揭牌。陈列馆进门左侧大约十来平方米的空间，贾植芳雕像身后，布置成贾先生旧居模样，书桌，藤椅，小圆桌，沙发，几个书橱，都是陈旧且磨损的了。这是贾先生的家，从上海翻山越岭地搬来，在这里重现了！我以前许多次到过贾先生家的，目睹此景，不禁眼眶湿润，那书桌上方酷肖的玻璃窗外风景，引出多少回忆。想想，先生若有知，一定会微微笑着，用他难懂的山西话，说一句什么调侃的俏皮话。

陈思和与李辉自大学同学时一起，在贾先生指导下研究巴金，毕业后各自忙碌。三十多年过去，俩人再次携手，为刻骨铭心的师恩，为文化传承，揭牌仪式上，陈思和现场吟诗《对着先生的雕像》，哽咽泪洒。在场的学者师生慨叹：他也满头白发了啊！晚上开始讲座，面对座无虚席的大礼堂，校长激情洋溢，说有这样的老师，是幸运的幸福，有这样的学生，也是幸运的幸福。你们三十多年后，也会这样合作吗？

两年多过去了。这一次，冯骥才先生讲座的题目是《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是贾植芳讲堂开办以来的第十七讲。莘莘学子对自幼只在书本上认识的大家亲临，报以潮水般的掌声。两年多，李辉一次次联系并陪伴着各位著名学者、编辑、专家，十几次到河西学院演讲，带给大漠里的师生学识和眼界。张新颖、梁鸿、马未都、曹景行、陆天明、毕飞宇、陈晓卿、何冀平、王亚彬、白岩松等等，这些精彩的演讲，面对面的交流，会带来什么留下什么，那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从兰州坐高铁去张掖，一路阳光灿烂，大漠风光，辽阔而寂寞，除了偶尔出现的牛羊。我感受到李辉的不易，这样频繁的往返，交通不便利，他认真真坚持着，为了河西美丽的校园里翘首以盼的师生们。和李辉说起这两年贾植芳讲堂的业绩，他像孩子般开心地笑了：“我还就做了！”那些讲稿已开始整理出书，第一本是《写好一个人》“字”。

与此同时，河西学子开始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写自己难忘的人和事，两年来，已有几十篇佳作问世。那写作，都是走在正道上的。李辉的微信公号，前几天推送了一位河西学院毕业不久，分配到新疆工作的女青年的文章，以极其质朴的文字，内敛的情感，细微逼真地写生活在甘肃的妈妈外出打工的艰辛。仅仅两三天，阅读量已超过五万。我想，这不事矫饰的文字受追捧的原因，是她写出了真实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写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这位作者开始写作是在大三，是在贾植芳研究中心成立后开始衍生非虚构写作项目的时候。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丽的河西走廊的美丽故事，期待它还会开出更丰盛的花朵，硕果累累。



高锟遗下灿然的笑容

(香港) 彦火

次导致肉身的再现，并互诉别离的衷情。

在思考人类生死攸关的关节眼上，高锟先生仍然洒脱如故，超脱如故，也许我们可由此解开他脸上永远漾开的那一朵透亮笑容的谜。

走笔至此，我蓦然想起远溯自四十四年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在我心中，物理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爱就像溪流，清凉、透亮……”②

科学家费曼也有感性的一面。费曼吐露上述心底的话，是在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向去世的爱妻艾琳所表达的深沉怀念之情。他的妻子于1945年因肺结核去世，他对她的爱超乎科学家的冷澈，某次当他经过一间百货公司橱窗，发现橱窗内挂着的一件衣服，恰是爱妻艾琳所喜欢穿的，他不禁当堂放声大哭。

高锟的灿烂笑容，相信也源自他对人类的爱，对家人和对朋友的爱，这一缕缕缠绵的爱意，活像那一道无远弗届的光纤，串联起他的人生：包括事业、家庭、感情生活。

费曼曾参与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因属军事秘密，他的妻子艾琳直到逝世前也被蒙在鼓里。当原子弹被投在日本的广岛

前天傍晚，我下楼扔垃圾，一位正在捡垃圾的老太太用亲切的目光打量着我，我朝她笑了笑；见我没嫌她的意思，便迟疑着走近几步，怯生生地问，怎么好久没见到你母亲了？她还好吗？之前我是经常看到你们母女在小区散步的。我心头好一阵难过，说，谢谢你老人家记得我妈，她去世将近3年了。话声刚落，老太太便抽泣起来，哽咽着说，你母亲给过我好几盒创可贴，衣服，还有治咳嗽的念，念什么？我插嘴，念慈菴，对不对，瞧我这记性，念慈菴枇杷膏。说着，她开始用脏兮兮的手抹眼睛。母亲为人善良富于同情心，我是最清楚不过的，平时扔垃圾连牙签折断了还要将尖头剪掉说是怕戳破捡垃圾人的手指；碎玻璃都被包上好几层纸，用塑料袋装好再贴上标签；过期的药片也不准我直接扔，而是用水浸泡溶化后冲洗掉，说是怕被人捡了吃，更担心

起厚重的屋檐，门楼的柱石印着郁家的徽纹，房子式样甚至引得诸家仿效。以至今日，用以填塞桌缝之物，仍是咸丰时流传下的金砖。我，便生在这座大院内。

刚满髫年的我，时常从闺房的格窗探头张望庭院格棚，想象着母亲描述的场景。泰峰曾将从风火墙逃进我们家的小刀会起义农民保护在那里，并允许他们在77号成立南门指挥部。此后，他又为上海市民造福，将上海城墙整体加高三尺，泰峰“郁半城”的称号由此得名。听说原南区妇幼保健院里面就有一堵砖墙，砖头上还刻着我们郁家的款。此外，豫园点春堂前的假山、文庙里的塔，也和乔家路77号颇有渊源。噫噫噫，是谁上楼的脚步

和长崎后，费曼陷入无边的痛苦，他开始听从艾琳生前的谆谆叮咛，拼命学习，欣赏音乐、绘画和阅读文学作品。费曼只有从文艺里头才寻找到心灵的寄托和救赎。

反观高锟，他对传统文化，对东西文化均无涉猎。他幼年读四书五经，九岁读《莎士比亚的传说》。高锟七年前接受笔者访问时透露，他受传统文化中的顾虑周全、容忍

宽容、待人宽厚的精神影响，也汲取了西方人独立的思考方式。

因了中西文化的熏陶，高锟的感情世界也像费曼一样，是“清凉、透亮的溪流”，他在自传里抒写了他与太太相濡以沫地扶持、相亲相爱地过活。他的太太自幼受到母亲的苛责和冷遇，因长期劳累患上背痛，太太所有的创伤，都在高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中得以抚平。相反地，高锟每天公务忙碌，摸黑回家，太太及孩子们会在高锟回家的街道，守候高锟车子的出现，令人感动。高锟在自传里写了以下一段温馨而动人的场面——

我们可说是合作无间的一对夫妻档，在公事上，也在家事上。每当我工作到晚上，美芸就会带着本已睡意沉沉的孩子们到街上散步。英国的夏天，太阳下得很晚，到夜里九点才缓缓天黑。由实验所开车回家只需十五分钟左

朴素的语言

张烨

啦！老太太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在卡洛琳·巴尔大妈葬礼上的演说》，“她曾诞生，生活与侍奉，后来又去世了，如今她受到哀悼；如果世界上真有天堂，她一定已经去到那里了。”眼下这位为生活所迫，靠捡垃圾过日子的老人，没多少文化，却说出了与文豪福克纳相似的语言，这是世上最朴素也最感人的语言，由此，我想到，通向文学的路，其实就是通向人性的路，通向灵魂深处的路。自然与朴素永远是一门最深奥的学问。此刻我想去握老太太的手，但她避开了，她的肢体语言告诉我，她身上难闻，脏。我不由分说轻轻拥抱着她一下，说，我母亲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你的，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如此牵挂我妈妈。

被不良之人重新包装卖钱。

见我难过，老太太又说，你母亲心地好，她现在一定已经在天堂里啦！

离开学校，当时不理解甚至有些叛逆，如今想来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的侵害。多亏叔公的坚持和严格的校规，日本人从未踏入学校破坏过。我在广才的同学们如今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并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对了，我们郁家还走出了一个大人物。2002年，于光远坐着轮椅到乔家路77

右，美芸哄孩子，要他们猜下一辆经过的车可就是父亲；又或者，看谁最快见到父亲的车子。有时果然给他们看到我在马路的尽头出现，但更多时候，我回到家里时孩子们早已睡去。③

高锟以人间爱看待亲友、看待他周遭的人与事，还有他那一颗永远感恩的心。他写道：“你本是尘土，也将归于尘土。由尘土结合而成人类，却带来令人惊叹的文明，我们能生而为人，应该觉得庆幸。”④

我想，高锟的笑容为什么澄澈如溪流、银亮如秋阳，因为他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美，那是为爱、感恩和学养所积淀的文化情怀，属于文学和艺术层次。

注：①③④高锟：《潮平岸阔——高锟自述》，三联书店，2005年7月

②新浪网李浅予的博客

晏海弄17号是我家的老房子，也是我的出生地，地处老城厢的北门。上海原来是个滩，在滩上建镇自然要祈求海晏河清，故称晏海门。到了民国，填河、拆墙、修人民路，百姓就改口叫老北门。

记忆中，17号沿街，一楼是铺面，只有一间。橱窗、柜台、铁车（缝纫机）拥挤在一起，大人们经过都要侧着身子。小店取名“开纳”，母亲说意思是开门便有收入，讨个好口彩。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像所有上海的老房子一样，17号也是“七十二家房客”。住前楼，厢房是有头有脸的，出门，先生穿西装、长衫，太太穿旗袍、大衣。住后楼，亭子间的一般是小职员、小摊贩，小打小闹，小日子。而住灶披间、二层阁、三层阁的自然社会最底层。我们一家挤在楼梯一侧的一间十平方米的二层阁里，父母之艰辛可想而知，只是当年我还不懂事。

老房子道路狭窄，基础设施十分脆弱，到了台风季节，一场暴雨后街道便会积水。大人们会挽起裤腿赤脚蹚水，调皮的小孩则会坐到洗澡用的大木盆子里，在积水中飘呀飘。上海人叫“划大水”。上海还有一句口头禅叫“火烛小心”，也是因为老房子大多数是砖木结构，家家户户用煤球炉，烧饭、睡觉仅一板壁之隔。一旦着火，要等北门外“救火会”派车来救。听母亲讲有一次邻居着火，她抱着我和弟弟从楼上冲下来，除了儿子啥都不要了。

1956年，为改善上海南北交通，修建河南南路，晏海弄被拆迁，我们被安置到河南南路400号。400号前门走河南南路，后门走慎德里。既是店面房子，又是弄堂房子，得两头之便利。当年的河南南路是弹格路，自行车经过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年轻人喜欢在上面飙车，哗啦啦地很是拉风。驶经门口的66路公共汽车，通往上海火车站北站，24小时全天候。白天尚可，只是到了晚间，汽车的前光灯会透过窗户照到我家的天花板。车轮碾过弹格路面，带着二楼的地板抖动起来，晃晃悠悠的就像坐在火车里。

小时候睡觉习惯这种感觉，一遍、又一遍，迷迷糊糊，渐渐入睡。

400号一楼一隔为二。半间住着一个皮匠，日里开店，夜里搭铺；半间算是我家的，派不上大用场，只是进进出出方便了许多。不久，小皮匠搬走了，房管部门把我家的半间调整到398号二楼。我们把400号二楼称二室、把隔壁称三室。二室为主卧，大床卧的是父亲和母亲，地板卧的是我和弟弟；三室为次卧，归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就像学校的女生宿舍。慢慢的我长大了去了农村，解放了弟弟；慢慢的姐姐出嫁了，解放了妹妹，不过这是后事了。

400号二楼朝东有一排窗，隔着河南南路正对着一条小街，叫薛弄底街。这是一条宽不能走车、长不过百米，再也普通不过的街道。街上有一家糟坊店，一家煤球店。小时候家里凡打酱油，买蜂窝煤都差我，因此常常光顾。最近上百度看到，沪上现存最古老的两条路，一条是梅家路，一条就是薛弄底街，据说是明代的，竟然路在、路名也在。那些年，天天看着它、走过它、守着它，居然不知道是个货真价实的古董。

一个甲子过去了，随着城市的改造更新，晏海弄消失了，薛弄底街消失了，老房子也消失了。但愿这份记忆不要消失，这份情感不要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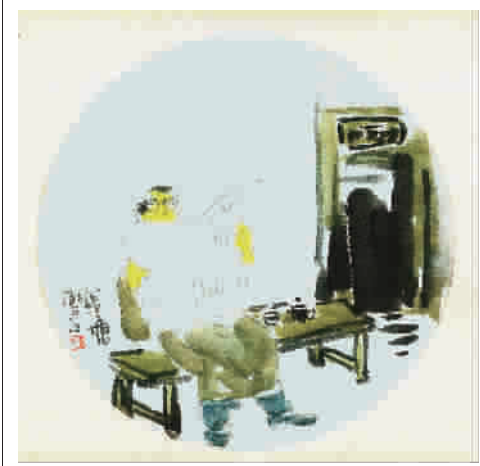
号来，我见到了这个共和国的大经济学家，大家都说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也深感骄傲，因为他也是这个大家族里的一员，他的原名就叫郁钟正。

耄耋之年的我或许哪天也要和这座生养我的院子告别了，但我仍希望郁家的后人能够将我耳耳相传的家族史流传下去。无论去了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以郁家家风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能始终牢记自己的根在乔家路77号。

说了这么多，我好像忘记介绍我自己了吧？我叫郁树澍，今年86岁了，是海上郁家地地道道的后人。

普育里的温情，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徐婉青



老房子（中国画）沈雪江